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七

秀水　沈國元述

癸亥 天啓三年

正月

吏科陳熙昌上言歲序方新乞推廣德意亟恤人才召還諫臣熊德陽侯震暘江秉謙賈繼春四人

督餉巡按江日彩因援遼總兵毛文龍將東征將士海運委官稱敘按臣復　命之典人列四六考語特疏舉劾甚至朝鮮君臣與夫宰執經略督餉部院司道管餉主事登萊巡撫海防各道以及於餉臣無不入列姓名盡在薦揚

彼更有此文龍奏[illegible]

之中而歸重於撫臣孟養志武帥越俎深駭聽聞乞
勑樞部行查海上若果文龍所爲則申飭文龍只宜練兵
乘隙擣蕩奴穴以慰中外之望無節外生枝自累功名若
奸人假托以害文龍或有躍冶之人借文龍自爲以誤文
龍則速查其人正法以清播奸之計使外國知 中朝有
不可踰之紀綱而文官振紀於 朝武將奮功於野各自
盡職正所以愛文龍也

北直巡按倪應春上言盧龍爲 神京第一咽喉永偏爲
畿東第一困苦謹摘目前關切事宜仰塵
睿覽切惟永平彈丸即云外障夷虜內拱 神京萬灶云

不獨馮尺 以無奇策 只是實計 行地方利 去民情休 凡關中利 此明白措 不施爲勿 大難勿中 北使上下 享其成功 均無愧于 百年此疏 然下經營 存此臨事 精細可知

屯百務蝟集著此土者力殫于急公皮骨幾不能存官此地者識瞻于當局綱領茫不知問苦者自民終日在水火中誰肯實心拯救賜之安全乎何不借逖事一照乎逖之失非盡天運然也軍民雜處民不勝擾又不勝濟文武悠悠恬不加意于是民心潰軍机失逖之士安得不失也逖失而永平危矣永平危而天下能安枕哉然則安永平者（以天下安危為念是大臣立心）正以安天下也臣敢摘其大關切者爲我

皇上陳之一議騔遞往時車馬三役計六扇站銀共三萬二千九百七十餘兩召募積役如猹役不能支而逃且盡矣有司不善酌處遂僉富民充之富民不能支往來之遞

轉而僱舊之積慣者恣其所費索富民無厭富民又費不可計矣且地瘠人疲富者原非真富一家充之又扳兩三家幇之一僉再僉一扳再扳富者几家安得不貧哉至于富者貧也勿論軍需不可問而驛路不旣塞乎及訪之六房呈云二次加派站銀二萬四千四百七十餘兩何不以此銀召募舊役仍苦富民乎如謂銀尚不敷何不再爲酌處乎最可恨者富民久爲應役而不與以工食則何辭也豈非以富民可以魚肉而積役不便勒措乎借曰積役無多產不敢再召何前此之易使也果能停酌處當令彼稍得沾潤彼積役原寄衣食于此豈肯不應募也則加工食

以蘇舊役册令偏累富民眞有頃刻不能緩者矣一議協濟永平六驛每年自有領銀自東事興而加派八千六兩矣不敷仍議河南山東山西協濟一萬一千五百三十六兩五錢零外解不至又加派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八兩矣夫此加派二萬四千四百七十四兩者原以此代天下之役而各省尚欠一萬九千二百有奇奈何秦越視而漫不爲應也向爲軍餉一派今爲驛遞再派民其能堪命耶且此協濟銀兩各省業已派于民而入于官堪爲永平驛遞之需不解而民受其害官收其利毫無補于永屬車馬之萬一則協濟竟屬空名而加派祇滋漏巵耳臣以爲宜如

考成法一切各驛協濟銀兩勒期解給歲給聽本省撫按
官該具　奏祗候
皇上斥陟驛遞庶其有濟乎如不足用請于新餉內照數
支給夫新餉糜費金錢數百金即以秉局加派之數添入
其中不過江河涓滴耳而秉派竟從寬免其何愛此涓滴
而不以救窮黎涸轍之困也雖然驛費無涯物力有限節
浮清秳實惟監司是賴如見任塤州道臣邵可立原任寧
云道臣李養質查核牌票料理錢糧于驛不擾于民不困
口碑載道芳規可即但得各道臣加意振刷其遵制之所
餘弘矣否則錙銖取而泥沙用烏用此道臣爲哉一議糧

草夫糧草軍馬之命也當事者可易視哉況東事茫茫蕩平日遠物力有限久用即窮何不亟議屯田之法也或謂分土已定無田可屯何如擇民間之土地多價易之立官屯田亦是正法也然世間人止知吃現成飯用現成物耳幾个家事視 國爲軍馬國永賴者哉即求心計之長如督餉道錢士晉者亦難屈指也憐永平郡災慨然以米豆爲已任製前年未用之價權買運于天津于民不擾于軍自務則真督餉者矣第米豆乃便運之物惟草束則最難運也經撫憐災郡兼取隣封亦臨渴鑿井之計耳使當秋初即議採青何至強災民以不堪耶雖名曰官價非白白

取民者然物粗路遥每束所值幾何而往來之費不啻十倍也有法于此未秋之時擇一精廉判官議定市草之場價比市豈誰不熙熙高而多草者爭赴于市貧而無草者且不難爲販草之行等官價耳以官價迫民則苦矣以官價與民則甘矣唐陸宣公之議若爲今日而作者倣而行之真可對症含採青利市別議積草者除是天降地湧可耳天地不能爲我積而我不豫擬甚至迫索于隆冬沍寒之時此軍民兩困之術也一恤臣私向司牧北平者政事本簡而養廉反厚今各官捐据十倍于昔桂薪米珠又數倍于昔乃抽扣馬夫銀兩濟遼每年以四十金計夫府州

縣正官尚有別項經費而各廳則仰事俯育實式賴焉前歲裁并紙張銀十二兩至丈移自行買辦已屬不倩而通減通判各官既憂身責交摯又苦一飽無時重祿勸士此何地何時而令彌其心于遊復奪其粟于遊左太倉得之何加亮末而在冷署失之奚啻百萬也至于胥役朝夕奔馳勞苦倍常工食不加而反扣其半排乃誨之盜乎臣督餉時業已奉

旨通行搜括各役始為權宜之政所宜免行抽扣以恤其私者也一議衙役我減既縮則山海自當云屯矣往時一通判一職方鑑足兮當諸大吏不恒住札也今文武星聚

諸事草創武將添設然軍餉各充其用不勞另措焉者至經略各道衙治新開各有應用人役供使戍關邦與武之役單者大相懸殊且諸臣所用役皆取之六房更番往來道相望也工食不充役成苦之六房明知諸役之若雖欲豐其工食鼓其易使獨以公賦有限用難勞及耳添衙門而不添差役添差役而不議其工食乃民之最不便者計諸役所費料不甚多且事既成行便可取足軍餉事體人情只此爲便亦安地方之道也一議鄉兵古者寓兵于農惟農不擾而後兵乃足耳唐之府兵尤有遺意今民與兵分祗知募兵不知安民今日募兵明日加税內心不安外

討終是混局或謂募兵善逃群然起鄉兵之說夫鄉兵莫可練也桀不測防小盜一呼立應豈不甚便然民累極矣彼且朝不謀夕易動難安不圖所以安之輒迫而練之不閉門而走借戈而亂矣是練兵乃所以召亂也安之亦有道焉永平距賊只隔壁耳人心久已震驚若不早加收拾則內潰可慮也須將兵中諸色之用盡取之別處且嚴禁貪墨勿使朘削疲累之民稍見甦息然後曉之以利害激之以忠義而鄉兵始可練矣練之又有人焉遵化鄉官馬恩恭原以兵備致仕胸有異才并爲合隱恨廣寧之陷遊人失所乃慨奮出揭悲歌痛快令人動墳墓之思今其

謁爲慕義者刋遍長安其爲桑梓慮最詳且遠也此時宜
酌量起用開慕永平責以練兵後有成效優擢以風有位
或者曰權無兩大得無以鄉紳掣有司之肘乎不知以鄉
兵衛鄉土利害自然關切以鄉長而統鄉兵聲氣自然應
求有司籌畫殷傾不暇時時照管第開一至鄉與鄉紳次
第操閱勞以牛酒獎以花紅且念人情難于慮始既練于
鄉矣不得槩以兵而征調不及需索有禁譏訶恩威不屬
諸有司也如此則人人爭奮步步皆兵即有不測制挺撻
之有餘勇矣安永平而保山海大計不出于此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酌議上請施行俾留此一路于遺爲

氣以一嘴不能閉吹一口氣當少滿紙猶賭談駭真對手也

皇上供軍需扞城圉㢠山海之鎖鑰益固而邦畿之聲勢愈壯矣

南直巡按易應昌進車砲製式

其疏曰東西蠢動所在告急總以山海一關之外為剌而一關之外求奴之長策全恃奸細然使我兵有一旅能堅陳陣以待何至望風擲潰盡墮奸計之中也若徒聚集援兵不盡站定之法更以我騎刀鎗射之三短以當奴之三長未有不走者故臣之愚見禦奴之策畢竟求之車砲為是非不知各處所製車制與山海關之車營原不乏也往年工部所發出關火器以百萬計曾無一濟于用至于今而獨有德製巧乎靜言思之意者非車砲之無可用而實未盡車砲之用邪臣于巡歷之暇每與差出戶部主事臣曹履吉細語此事部臣因而細求其製遂集其鄉以東人士逐件製成乃知一切花法如火龍經所載火人火馬火櫃地雷之屬皆止可間設一出而不可常恃者也因即舊式而變易之凡為車式者四為砲式者六鬪其製頗悉其意有可得而指陳

區刻此

演輪車

者其言曰兵家隨地應變各有所宜陸載者不可語于于水中國之戰不可語于夷狄非虜之戰不可語于東夷故虜一也而戰法異者非虜逐水草無定居而奴據穴據城有所定也故禦奴之法迤北有所必至而不悉其不應勢有所必應而不患其不變要在步步爲營步步推營以迎之而已奴騎來衝我而營不弱也徐去誘我而營不動也推營密進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即以在其伏中而不驚也而後我可以得志故製爲編輪車以立營盤其製四輪其一面向敵者濶四尺旁張出二脚各一尺上層隙孔而施噴筒毒藥中層隙孔而施火箭火銃下層則變置回弩而爲三隔弩一弩九矢用打虎藥傳其鏃尤發而入十一矢週而開匣葢之循環如前車之中央爲強木心出車頂二尺用鉄鉗繫四鍊運其心則四鍊環繞飛繫約去車丈許人不可近其上則絲披水二板如木屋其旁俱爲脾藏之脾亦撐人覆其下推之而走于中可施橫板遮風雨士卒可不至暴露以此車式製若干輛用楯木鉄勾彼此扣聯隨其地之方員曲直以爲營盤而復益以拒馬伏弩之類奴雖有鉄騎何敢馳突何憂其不能彼既不得馳突我故可推之而密進所謂進寸則寸進尺則尺也或不止于站住否

提心銃

已也營立矣寇過奴來何可不擊又于營每車刑夫丈餘橫木鈐聯之中復有小池車前翦韜後以鐵鏈為雙足行則推輪止則放鐵足入土使之不動一人推之四人執器隨之車前端亦有二腳不搖餘火器推載提心銃一門蓋器械所有諸火器其器雖大乃載以車而放以地終費手點且一發之後整起更入箭藥無論壯迫奴騎已來不及施矣今所製提心銃一發則于車上每銃一門提心有五門以五卒分撥之一心撥發一卒即前提之又入一心又入一卒提之如此循環至于五心續畢則頭一卒提心製藥詮又裝入放雖總至百響不歇可也此提心之法雖本于佛郎機然累製其小又聞定海衛禦倭雖用之而其製較短今長為鐵管可四尺并提心鉄池鉄柄可六尺二寸一提心可發鉛子百粒遠可二三里許管長故也其身之式則大倣郎机也其製子之多則百子銃也其氣力勵提壯大則三將軍也蓋伏郎机有子銃三將軍分而為一者也計一門百予發至百步外則已撒開覓可丈餘數百門齊發愈遠愈賓使更多為之所擋奴之鋒擁而來惟是銃身重二百斤兼力既大而所載之車制闊使一尺四寸雖便捷而體輕每銃一響則車身跳起發子高而不着今試維車

轆長短僅爭尺許而蹤與不跳因之之尺數易數十番加定既定矣又前安照心以定銃撫之高下雖數百步之遠銳子去地只可三尺敵即伏地亦可打着以至臨下則軒後轆臨高則軒前轆蓋一車而不言之數存焉非嘗試而漫爲者其作放銃之卒心知有三牌之前障又此銃循環不歇其試放之人雖兼以一則重止二百斤一人推之四人輪之遍提輪放自然神意安定即使萬一藥盡又可收而歸于大營何憂站立不住至于遠傷過多或不止站住而已也此銃連發或藥烟薰蔽而不見敵之去來又奴賊爲奉集之推牌或濕藥破以抵我鉛子便不能入更爲飛天扁車駕高銃以倒擊之車高三丈二尺爲折疊之制不用則卧而不見引之則輪動紋關以長繩开之項刻高起矣其製頂上爲架亦與提心鐵二門令精健砲手于頂上點放四旁以牌護之人亦不見再用轆轤輪扯提心換放亦循環不歇架前亦安銃撫毋低五分則近五十步高五分則遠五十步從高倒擊無處可避如此此車一行策小沖車居前一層以衛此車之足而此車上之大又作小車之假叙更能作設天木牌以抵我耶即奴望而欲爲之妙論其製不得見即以意爲之乃令之製僅用一榆木其性最堅故能

發出奇

飛天火櫃

車

文法亦如
方花八陣
出波變化
循環無端

勝任，奴土安得此丈長之堅壘。若以他木爲之，雖舉一振，首並折耳。又使用多木爲之，便笨重而難行，如此而車一輛，便有五六十輛，奴何能便。以此倒擊，未有不住者也。至于倒擊過多，或不止站不住，而已也。又于鋼輪車營盤，并前後左右四門，每門左右爲二臺車，其製連二車盤爲一臺，上安二將軍二門，既乎舉放不致震裂，并四隅共爲臺車乃十二，安二將軍者二十四位，亦從高倒擊，比于邊將之墩臺而多。其輪間藏雜兵，欲大將軍爲二提心，有論一篇，今若變二將軍爲三提心，則墩臺之倒擊，亦循環不歇，但尚未爲之耳。有此臺車營進，則臺車亦推而進，而又有鋼輪車，或不止站，立而已。也合車砲而言，則以四種之式，步步爲營，士卒咸有依倚，此實法也。步步推之而進，士卒咸可轉動，此活法也。以鋼輪車爲營，實法也。以臺車爲衛，以小車爲鏡，活法也。因門爲臺，實法也。以臺爲車，以鏡爲冲，實法也。以提心爲循環，活法也。以鏡爲冲車，實法也。以高虎賁車循環倒擊，活法也。下營則張而向敵，實法也。運行則將合車短長輪而收之，活法也。有實法而活法者，愈活，有活法而實者，愈實，即不知奴之遇而不得不應，應而不得不發者，何知豈愚以爲站立不走之法，亦無踰此矣。凡

北製法。即用于前人者。止鋼輪一車。隙孔而安火箭噴
筒等罷于中。固有之。至于上卷鉎板避風扇。中爲運銃
之心。下爲三匣弩。與夫小帆車。長短尺寸。提心銃前後
輕重平等。飛天火貢台車。花發。前後周營。手遶。以意
援。下成之。以爲安營。推營之法。大設。土于如此。至于全
營既成。仍有所必備者。如車營既已周環。中堅更有主
張之帳車與斥將旂之車。又有定營諸砲與夫中軍規
兵若干。擁馬若干。以衛追殺。與夫推飛天虎貢以臨城
無雲梯之類。而多其擊傷。其言難以盡載。又即小三軍
以部同局宗隸之數。習練放令。其觸處爲是。故兵雖多
終不敢近。而取我。而我反以遠而取之。蓋不以士卒爲
中。而以銃爲冲。要令士卒一人不傷。至于每車五人。各
持長短兵器。又自有宜備。而不必言者也。即今所進有
其式而製。仍未全者。如防牌以內。宜有皮絮。每銃一位
提心仍加添四門。共成九門。廢先放之提心。火氣既㕘
乃更裝藥。飛天虎貢之車。[illegible]尚有防牌。鋼輪車之車以輪
尚宜高大。以便行之泥沙中。皆未及更備。而樣現在部
進呈者。第以爲其式如此。其大勢擺布如此云耳。
臣之意。竊謂
內帑萬不可請。車木良材。多產南方。欲借其江東富家

驗勘共成萬人一營然後敢以上闕及計所費其槩
而人少有應者即職一年之內百凡節縮所餘約一
餘欲以多造若干並呈所職得代應行部臣差亦及爪
應選　朝故催將所製式樣輪車一小中車十散天虎
頁車一臺車一提心銃十門三眼弩小車一車與原造
官兵部扎付山海關車營守衛馬可化新安衛舍人李
塡定海衛火藥千總邵忠遂同押進呈其職所剩銀
二千兩製車砲不及者因水路不便搭解另疏差官
從陸解進交工部部提綸以為將來車砲之用伏乞
皇上發下該部驗試如其可用即有諸臣見製車營不
妨命工部依此式為製一營令調到各兵將習之以至
盡竊旁之職職毋見易言邊事者輒敗邊事為此稟稟
凡先後材官拔士以獻策陳言至者無下百十職付之
扣之一不確即不敢收如此車砲諸法不但諸臣竭耳
目心思之用一一有可憑進即一一擬議之至切以為
必如此庶可以少佐中樞調變之用而一念芹曝不勝
惓惓焉已耳
倪公身在中邊而繫心民困易公身在內地而留神兵
法一為當關一為在山遥相呼應于千里之外
國家有人東西之小醜不足平也讀其疏如金鏘玉振

三事皆併黔之急著全滇一失其策遂有大方之變豈其不關此耶

莫守不可移易遂聯其文以著斃望焉

黔撫王三善兵進龍里解省城圍師次于宅溪

御史徐卿伯奏曰臣惟黔省被圍在去歲三月初七日羽書告急則至以三月十七日也維時關部大臣有見職者皆蹙額長嘆業以爲黔不可知矣其後求救之章日急一日至撫臣之髮可截按臣之血可刺即督臣趑趄不進貽書長安輒以廣寧喻黔即是前者指關以外之說此時即旁觀局外者亦視萬鈞一系其勢不能以旦夕而况身處鼎鑊之中冀得二人焉以抽其薪而止其沸又何怪乎大聲疾呼或誓死以永訣或訴怨而洒涕也今以

聖天子之威靈撫臣之督率諸將士之奮勇貔貅猶之弱于虎狼之吻黠之得全幸矣然回想嬰城以守之初援兵一日不至隍危一日不解且爲時益久爲計益艱羅雀掘鼠嘆巢穴之已窮易子折骸嗟生靈之有限畏秦而却難前晉鄙之軍妄果無奇徒堅亞夫之壁計無復之有詰張許于地下何馬革于夜郎已耶嗟嗟此情此景想天地亦爲震怒鬼神亦爲飲泣故飢餓垂絕之余猶能銃斃賊首火燒雲梯衆擬爾貫陽城幸如銀墻鐵壁歷歲月之久攻取之頻而不暇夫然後一旅之師得以從容解圍猶望堅城以爲向往不至力圖恢復遍地皆是氊裘有臣如此雖

致身其所當然不敢妄有希冀而
朝廷爵賞以待有功豈有靳焉職謂冲鋒破敵斬級猶待
按臣而精忠大節所宜即與甄庸而恐後者也不然遊左
之役
皇上厚經撫以不次而貴陽之圍薄賞撫按以守節何以
爲天下勸耶職所謂黔官功高之宜賞此也臣閱奏捷之
報其披靡大敗者或云十萬或云三十萬即安邦彥僅以
身免亦幾盡賊之噍類矣然何以不報賊之剿巢而曰進
至老鴉關也老鴉關在省城之北離城只五里職前歲
來職道西川親友祖餞皆集于此然則所謂披靡者只五

十步之走耳武功之焜燿固可以悅觀聽而夷情之叵測恐尚費乎綢繆職願撫臣乘破竹之成掃蕩諸醜類以奏廓清再奠之烈且聞彼中疫癘甚行粮糇亦詘我非乘人之危彼自干天之戮一鼓而盡殲其衆轉禍爲福黔可百年無事是撫臣之大有造于黔也即不然陳兵境上勒令奢社輝母子縛獻罪奎安邦彥李希瑶陳圡黔等仍削其地以陸廣河爲界而設一副將統兵五千以戍其地此亦可以貽黔數十年之安不然草草結一援剿之局如前日渝州初復即議撤兵且引周代玁狁漢家冒頓爲証則無策也何也玁狁冒頓塞外之夷也來則禦之去則不追王

賑恤宜急

者之待夷狄自應爾然此酋不惟與我同 中國且肘腋而腹心之患也其電舉飈發不啻燃眉剝膚而我之拯溺救焚者又率攏釁于一步之內擇地于千里之外安得李樫史永安諸人長與戮力持死以得全于萬分之一耶臣所謂黔事之計畫宜周者此也黔爲鬼方地稱不毛力耕火種終歲之力作止是供終歲之生計令孤城圍困一年高山白骨摠撐鍋煑食之餘野燦青燐率箭頭刀頭之血室廬化爲煨燼丘隴蕩爲荊榛衆者固含恨于九泉生者又將尋夫丘壑此何莫非天地之生靈

朝廷之赤子而忍令其展轉以俱盡也尋常災荒且勞賑

議積協濟

貸之惠即他省兵亂亦蒙蠲恤之　恩黔禍非比凶年黔民無賦可免賑須

皇上體堯仁之如天舜德之好生或再另發帑金十萬或令湖廣仍留南粮十萬石改運于黔以爲賑恤之資起白骨而肉之黔之民既

聖壽以無疆矣臣所謂黔之民所宜救急者此也乃職更有説焉黔遠在天末荒殘之區止賴楚蜀爲之協濟今蜀亂正殷前項無出平時兩省交濟尤虞不足今日折此一股何處賠還況黔無大亂之後征剿之役未易結局征繕之費尚無定數取之額外還存手乎見少而縮之額內何

以能不困也懇乞

聖明立下戶部將前項錢糧作何議補庶久病得續命之

劑而尫羸收粱肉之功桑梓幸甚封疆幸甚

黔師敗于陸廣鴨池

二月

翰林院添註待詔朱啓明獻鳳鳥呈祥賦并疏曰竊聞人
主德合兩儀必申保祐之命功歌九叙允來嘉會之微自
古雲官鳥紀之世逮後應圖受籙之君凡能俯慰黎庶仰
協三靈者景福加臨不可泯滅然又有文學之臣鋪張潤
色以垂之無窮是以芝房寶鼎朱鴈赤蛟洋洋管絃灼灼
簡冊玆者鳳見中州斯誠不世之瑞伏惟我
皇上獨齊作聖明哲通玄道化周流德澤汪沛等乾元之
覆育合坤載之綱維詵詵股肱台輔合星辰之象心懷俊
乂鄉遂成河海之功起巖林泉月潤烟阜動色受言聳路

青蒲白簡生輝銷齊魯之疥瘍致桴以靖殲黔蜀之蛇豕徒御不驚綏撫西夷金石動和戎之　賜振威東虜旌麾加愛劍之榮斯真左右天經戶牖神術六合啓同人之頌八方昭大有之和億兆歸心神靈佇貺鳳鳥之瑞所以呈祥也臣深維多幸獲睹斯徵昔在永樂二年曾獲騶虞侍講楊榮作頌賦在史館臣不敢謂敵金馬玉之筆可追前人猶自附含哺鼓腹之歌用彰　聖瑞敬作賦頌以獻

賦曰鳳凰仁鳥也彼其毓祥丹穴騰耀紫氣鴻前魚尾龍文右智左賢戴仁膺聖六德咸備九苞悉衆其所到之地能使雷電不作風雨不　興草滋木植谷静川

澄德非常有瑞以時出惟大王者承乾順理調和陰陽

柔天者明察地者昌上假玄命梧禽見祥延頸奮翼集

於東嶽斯斯軒轅氏圖籙之所存也赤拾玉繩降於枳樹

斯陶唐氏符寶之所遇也有虞衎簫作又黎蒸乃爾儀

於紫廷焉西循至德天休攸顧乃爰集于昌戶焉自是

以後神雀五鳳徒以紀年建武元嘉景德諸紀皆德不

載靈祥不配治夫又何能別其真偽邪惟我

皇上堯儀舜軌通玄化於自然天啓人從儼明命於顧

諟

御講幄之必勤聞鳴鑾而輙喜豈束帛之戔戔普林岩

之悉被台斗星高槐棘山峙平陽蒲坂二十五人之賢臣顓頊高辛一十六族之才子無不寅亮天工明宣治理元首股肱之泰明良喜起之賡後刑尚德敎洽澤周文經璀璨武緯綢繆思從風翔膏隨雨沃澄清金鏡雍和玉燭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精覽德輝而下之將千載而放靈榮標霞之紫氣繞天河之榮光紛虹霓之燦爛增日月之輝煌斯真瑞中之瑞祥中之祥於是人民歡忻鼙工踴躍謳歌彌山海景仰偏寰宇莫不曰斯鳥也奮藻騰輝翛然高適隱德幽光爲

聖明出故旋青旻而遐翥翔瀛州以無濊知景星之灼

爍如慶雲之飄颻於惟

皇上承休祉受景命撫盈成於日中聖不以自爲聖諭

臣工以交儆用答

上天之慶益務勤思治理勵精爲幾好學不倦從繩飭

維張皇六師昆明習戰中使米從邊關澤徧霜肅風清

人無乘傳鼎輔有鳴和之聞台垣悉朝陽之選吏治庶

慈和之能兆庶懷父母之戀英華道德浮湛入區普天

率土罔不沾濡與荒異服域絕風殊武功所届文德所

敷莫不宣靈暢化鏤膽刻膚順則受來琛之貢逆則獻

摯庭之俘天下恬然無事奠於泰山安於覆盂泰階平

而王衡正帝德茂而
皇心愉然後知鳳鳥之呈祥誠盛世之禎符
頌曰、　聖作物睹兮天朗地寧、玄功不載兮至治無名、
朝野不知兮問之四夷、羽族有鳳兮軼羣表珍、五彩相
宣兮八風合節、虞樂馭世兮堯文同轍、千齡一見兮史
冊寥寂、惟我
聖主兮王猷允塞、望日齊仁兮占天比德、冲祐自天兮
神靈斯呈、山出瑞跡兮律協號聲、鴻圖永祚兮駿福億
齡、小臣作頌兮敬炳丹青、
賀翰林學士陳懿典為少詹事、

經筵講官國子監祭酒蔡毅中進字學要覽疏曰臣聞蒼頡作字而天雨粟則字者文章之祖天靈示之廣布也言孳乳而浸多故曰字然一字有韻有音有義有點畫之從而五方之音萬有不同歷代相沿七音四聲隨方淆亂至唐則音宗沈約義尚類譜點畫之訛聖聖相傳體體相襲字學之壞極矣宋臣朱熹始以吳棫之補韻協三百篇之音以羣儒之註疏釋古人之義點畫亦各有從而習者輒沕可勝慨哉我

太祖高皇帝開天啟運文明揭日月而中天洪武正韻一書卓哉萬世文字之祖猗歟休哉莫可尚矣天下學士大

失以及博士弟子溺於見聞狃於習俗於音韻意義點畫
猶不知正韻之宗摘詞一章錯悞盈幅蓋緣庠序不以課
程科場不以輕重童而習之白首紛如耳臣自舞象時即
攻此業每讀書於每字必求其義考其音韻清其點畫積
久成帙昔在史垣欲進
王未果今叨侍
經筵叨司國子則正字典文臣之職也乃集四書五經字
學要覽爲
皇上
經筵日講之供又集註字學會編以訓諸生彷周禮保氏

教國子六書之法且備詞臣進講之資葢

君執要臣職詳之意也其四書五經字有當辨音韻當解

意義有當從之點畫一定不可易矣然字有一形而數音

者一音而數義者不容不加分合如辟字一也分讀則有

八音慊字一也分讀則有三音惡字一也分讀則有四音

數字一也分讀則有五音齊字一也分讀則有六音集在

韻編者經書悉以音韻配義析而分之比而合之纖毫必

備在要覽則止於各字各註一音其分音不載各音各著

一義分義不載正文小註疑難備收似無遺漏總之欲

聖目一覽即見不煩翻閱此愚臣一得之見以愚葢

聖之心也若等韻篆隸說文韻畧諸書臣雖日加考究而
於正學無補若近年五經直音難字有紀而有音無義近
日歸德沈氏關中劉氏江陰王氏四書難字有紀而有音
無韻有韻無義且三分未有總收偏而不全博而寡要臣
有蓬心焉茲謹以四書五經字學要覽八卷臚跪上
進其會編字多一時繕寫難完臣已捐俸鋟刻未就容再
進呈伏乞我
皇上誦讀之暇不棄要覽俯
賜電觀或可少省繁文有裨
聖學之萬一云得

旨、奏進字學要覽、有裨考證、原本聖覽、仍舊刊板布行、該
部知道、已而刊完、恭進成書、又上言、臣教中、前奏進經書
字學、遵
旨、送稿禮部、移咨工部、發工價八十兩、送監刊行、臣日甘
叡覽
疏水、悉損俸薪、今刊板始完、謹以要覽會編、並續進廣規
刷印恭裝一部上呈
御覽二十部供
皇上頒示
經筵日講諸臣講讀之用、計要覽經書八卷、共字七萬二
千五百有奇、會編經書八卷、共字一十五萬一百有奇、廣

規三卷共字一萬九千四百有奇要之皆生于羲畫之一字也夫伏羲以一畫生八卦而帝堯演為十六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字學百千萬億之音韻意義點畫知從皆肇于是矣是中之一字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孟子所謂禹之惡旨酒好善言湯之立賢無方文之如傷未見武之不泄不忘皆是物也至孔子曰君子依之聖者能之則知一中字包涵天下之道收盡百千萬字之繁與萬古帝王傳心之要矣臣在成均日誦高皇帝監規指祇中之訓而衍其義為廣規三卷皆借竊發明一中之學以收百千萬字學之本源耳恭惟我

皇上登極以來時開
經筵時親
日講好學不倦字字究心言言考證萬幾之理敦孝明倫
親賢納諫一一皆執中之用眞上接十六字之傳紹二帝
三王之統得
高皇帝規訓之心法矣臣以愚益
聖猶願
皇上于中之一字從喜怒哀樂未發前默識存養于發皆
中節處體驗躬行凜危微之關會精一之旨則此心如日
中天無微不照而于百千萬字之音韻意義點畫相從之

韓桯字季
守德

是非一覽無餘矣臣今集儀

神祖實錄當

御極方及十齡首習書學眞艸絕精每于

清宮宴閑時以習書大字爲樂每大書堂額以賜輔臣而

字學之妙今古罕儷昔賢云習書可以誠意又曰心正則

筆正惟我

聖上誦讀之暇勤學于此亦正心誠意之大道云臣進字

言字故復申之謹以要覽會編廣規共三百九十九卷二

十一套隨疏上

進臣不勝惓惓待

命之至奉

聖旨覽奏進刻成字學廣規併陳典訓要指知道了書俱

留覽還另裝青帙的便給講讀及正字官各一部不必具

本該部知道

宗伯公以諸臣推薦而陟官以不阿權璫而休致其於出處之際亦既卓然矣昔在大天多苦進擢聲海內及任成均競競以身私奉公振勵情為求已之事雖諸生悠游騁視一級不啻猶梁也緒其異資間出四齡便能搦管弱冠成名然絕不以仕祿世味稍縈其志自五經至百家天文及艸木無不研窮其源流旨趣異同輕重是非得失之跡隨筆所見久而成帙如字學要覽會編廣規而外則有六經解火攻書恭已進呈悉蒙

優旨褒嘉一以為研心實學一以為詞林夙望尚哉餘如四時志已付棗梨詩存二十種擬授梓人此特公偶觸之緒見耳烏足以窺其淵博乎哉惟是有解會而樂與天下共知共覺不徒自宅為山藏枕祕以上獻

當宁[illegible]禪後來始終不渝矣公斷之一言念斯真美而足紀
者也方余總河漕兵餉之議紛如。余心能起而折衷之
余小子拭目以俟焉公辛丑進士起家庶常河南光山
人子琮巽皆以能文名

奉旨初諭公俱以內外參用爲請而儒輔士之徵從故事久矣用外之難望也此疏雖善如不用何

三月

南科臣徐憲卿上書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于救時之相今　黄扉未嘗缺員也端揆坐師濟樞輔踞岩闗綦衆矣政以其衆也而支諉卸之豈盡得鹽梅之和票擬亦未嘗無權也昂則爲雲低則爲泥爲泥綦重矣然恐其重也而調停布之未必收風雷之益偉哉輔臣葉向高等之頻　請添補閣臣也獲盧誰肯引同心乃向高再起未越一載而屢　請枚卜良謂時事多艱大厦非一木之支相國職存賢在大臣之誼應如是耳乃未幾閱邸報奉有會推才望老成幹濟簡用之　旨臣不勝加額然枚卜于

今日謬謂論相稍變豈令詞林一局占定捷路使剔歷中外之臣明習庶務之意强幹骨力之輩無從去釣渭耕岩同類而物色耶臣非敢謂讀中秘書者之無濟于顧問而可盡廢之也不以內遺外原立賢之經也又非敢謂部院者之必當于平章而可盡用之也每以外參內原

祖宗之舊也臣始無暇遠引如金幼孜不以給事相乎而繇御史相者則有王毅愍薛文清其人張孚敬不以主事相乎而繇審理長史相者則有楊士奇袁宗皋其人不特此也黃淮以中書入許瓚以推官入陳山以鄉舉教官入又甚而俞剛以生員入矣此皆

祖宗朝故事何嘗必拘于詞林、而其中、相業琳瑯、行已端
潔若薛揚之取重中貴求一而不可得、是亦内外兼用之
明驗而毋奈枚卜一番、諸臣紙㪚墨渝、以用外望之銓部
望之閣臣、而狃于相沿之衣鉢曰、吾以守吾例也、視
祖宗之故典、又不若一私例之可遵、見言之無以自解、故
陪外臣于尾末曰、吾亦存若人也、總亦塞責之陋規、何如
不列之爲愈、臣願輔臣襄此　大典、捐去窠臼、其疏名
上請也、必一内一外相間而列爲
國運爭盛衰、不爲衙門爭情面、令萬世而下、紀天啓三年
冲聖當陽首票枚卜、相臣宏開新標、兼用外内之制、從茲

再票吾
君吾相不均荷其休歟此臣所謂論相之局不得不通者
此也至于相臣之脈當一轉者亦自有說蓋自張居正以
權開禍而繼者遂嚙指相戒江陵出匣之鍔化爲繞指之
筆如沈一貫朱賡至今鄙薄不已夫未出而望其出也交
口以譽之既出而不能厭其望也又彈舌以侮之每每有
初而鮮終前恭而後倨則何以故良由矯枉太偏情面太
重欲避權之名不覺脫權之實今何時也夾酋跳梁兵餉
缺乏利害判于移晷功罪決于片言
下命則動徑停閣會議則築舍道旁首鼠兩端與調和衆

口均無當于今之相要在實見得是即一直票定蹈虎尾而不雕衆議僉同即當下處分負蝨矢而不懼斜封墨敕之降力能封還而不使外出御憲傳宣之輩誠足感動而不使內煬作用欲如江陵而去其驕扭衿欲如江陵而無其刻托後輩爲虛遜祇言首輔分功不言首輔分咎即十輔而僅同一輔之用其何取于添陳實之同心房杜之謀斷可做而行之廣樞輔之遺意而廉靜者雍容論道博練者分次行邊出將則入相之人而何悖于制唐之以平章出鎮宋之以參知經畧可做行也此皆相脉之一轉而言論相之局當一更者也尤望會推諸臣去桃李之私化門

戶之見勿擁戴以市恩而占風雨投契務求眞正幹濟以資爰立

大學士孫承宗謹兵政以隆大計愼使命以嚴大防疏曰臣惟方今春防正急所在嚴戒臣以衰病日行閱城內外與撫鎭申飭調遣夜與幕中諸官商確動至夜分不解衣而假寐漏未盡輒儆披衣起治文書日復爲常而西虜日報掠刼時傳烽警所在要挾出語驁驁未得以漢法相羈縻東奴聞臣且帥大兵臨四閫則先驅四圍之人于北而土荒不治防戒自飭于敵即今窺伺未起而狡謀日在橫發所幸遇

皇上以輯寧天下為心凡一詣關東事無不立見施行為

浩蕩

天恩有加無已凡此文武將吏無一人不感奮圖謀期以

仰報

聖明適聞

欽賞既頒而又特遣近侍

勑使臣以不擾動地方以無虞仰見

聖心為天下大計周切詳盡臣何能仰贊一詞且內臣原

奉　命交割犒甲金幣未有　與兵務之事臣方將與文

武將士仰戴

唐有觀軍容使後世議之不可懲朝有此

天慈誓捐頂踵，何得有言，但中使關涉兵政，自古有戒，諸
邊人竊見
皇上命使，不遣各該兵略大臣，而獨遣治兵內臣，又不遣
一人而更以四十餘人明側
敕京，遂各相擬議，一謂
皇上特重邊人，不難勞親近以遠慰組練，一謂
皇上或不信邊人，特擇親近以體察情形，夫以邊臣治兵
無狀，不能仰釋
皇上東顧憂勞，敢謂體察之爲疑，獨是主兵之臣，所爲令
行禁止以抗顏軍中，惟是仰藉

人情實知矣

皇上信任威靈而體察之說一聞即主兵之臣心搖搖不敢自信又何以號令文武將吏而令其信誥不云乎君子善謀小人善意切恐諸人意之而生不信之心則主兵之臣且爲輕人一二兵臣何足惜獨天下輕我

皇上之兵臣而法日窘又聞諸內臣欲從北邊來臣向以單車巡行邊人尚爲驚皇而今以水雨荒疲之後又諸大要按之將令各該將領罷邊務而逢迎貴人各該士馬釋戈甲而供應雜役俱屬未便且中使俱忠勇善治兵者切計、

大內所習見者耀日甲光凌霜鋸刃而各邊疲卒瘦馬寧

非常艱此時諸將吏欲伸志禮文而不能不詘意兵馬之
頻閱即諸隨從不貴講交際而不能不參酌頻閱之兵馬
即臣欲諸將吏昂首而當貴人則恐為慢
天使遂無以仰對
聖明然勞逸臣之盛心臣欲諸將吏俯首而事貴人則恐
向來所培養提掇以養其飛揚猛毅之氣稍稍見于骨髓
而一旦頓銷鑠于內外交際之交又恐無以仰副
皇上鼓舞豪傑之盛美山海斗大一城諸將吏閱邸報不
遑寧處者幾晝夜矣飲食居處百無可稱然臣所深念更
不在此凡以仰對

河底化徙

皇上明勑不擾地方自可無虞獨是中使觀兵古來有戒即諸臣知道理仰体

皇上明法不必過計而臣所深念殊爲惓惓即令天語既頒　命使既行無容再議但念兵不可玩使不可常其或以剿而成倒或以暫而爲久天下不明于

皇上過信大臣之心而或疑

皇上有不信大臣之意是皆足以害政臣願

皇上嚴于兵事毖飭使臣無以此行爲嘗今諸臣先布

皇上德意無遂以觀兵爲感諭以全政體以貽

國體

御史霍鍈奏國史斯于傳信疏曰臣惟宇宙有大經雖當紛罣聯塞之日而人心直道耿耿常存靡盡烟消天光立見有世道之責者要于此際剖明以存天理關係良非細故乃邇來諸臣建白愈出愈奇黑白混淆是非倒置豈其積慮處心甘操入室之戈相持以犯天下所不避無亦同此忠愛之發而情有所偏遂成水火之形亦有其此好惡之公而意有所矯乃决玄黃之戰究使言路蓁蓁世道凌夷白馬清流自貽摧折而 國運隨之臣爲此懼請以其大者一爲折衷以醒當世人心可乎夫春秋之法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即或逭于當時尤逬誅于后日

此三綱之所以不墜一統之所以常尊也至所以寬假者以愛在
君父遂遣誅討之公輿數十年窺伺之奸久已敗露人人所切齒腐心思啖其肉而不能者一旦爲之洗盡凡爲臣子中夜思之忍乎不忍乎敢乎不敢乎借曰爲親者諱爲尊者諱春秋法也此亦謂失在
君父臣子不忍盡言特婉詞云爾若
皇祖與
皇考于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義盡超出千古天下後世恭揚

聖德之不暇有何可諱若夫禍蘊于歲月之久難發于居
處之抑情不及覺事不及防此亦
先帝適遭之不幸非有曖昧心腸難以舉示人者則又何
嫌何忌而必使
兩朝實錄强爲亂賊遷就而大失其眞乎如謂
冊立分封之后遂可無疑則張差之事不見于儲位已定
之日。
平臺宣諭之後遂可無疑則崔文升等之事不見于
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實有此事也此則善爲諱者必
不能爲持挺原未入青宮泄補之藥原未繼女謁而堅

進于　御也天下官民有耳目有心知豈在人情疑
似之際懸虛而斷乎並至機局屢易總此線索一條而
垂簾之覬覦復欲傳向者衣鉢　乾清久據負可寒心向
非楊漣左光斗諸臣拚命力爭二三元老維持左右
聖明在　御思義兼隆臨机決策毫髮不爽天下事非有
智者不可至今仗義忠臣驚魂未定尙一追論槪致疑亂
臣賊子之猶緩　天誅思一得當以申沐浴之請乃無端
而力闢四面之網則臣之所大不解又其甚者
三王並封一摺陰陽近合于　國本未建之時此固亂賊
戎首久爲人所唾罵而不齒者亦復比之洗日虞淵之華

乎。夫事無與萬世之名義情不係於一世之倫常又不關于誅亂臣討賊子之大法或術可參以岐趨之見惟是非常之事。臣子所疾首痛心而不能自已者。斧鉞之誅。從古無有二義。并今此義常明而不晦。則此言亘古而不磨。中國之不化為夷狄。人類之不殄為禽獸。全係于此。臣之所以反復思維而卒不能已于言也。倘執南史之簡者。此有處焉。據事直剖。略不假借。亂賊之陰謀陽惡自著。而兩朝之止慈止孝自彰。　國是定而世道賴之。知我罪我。又何恤乎。抑臣于是而又有感于持論之不平者紛如也。東夷弗詰。羅織相尋。大要法紀不明以致喪師辱　國。熊廷

殄剛復自用致悞
封疆鉄案已成千載不易誠宜速正刑章以快公論而泄
林廷蔓引旁及多人無乃啓我
皇上猜疑外廷之漸而開傾危者以羅織之門化貞既任
封疆墮賊術中委而去之即憐才有心何能以撫民教虜
之微長掩其喪師失地之大辟如必欲寬一化貞以甚一
廷弼之罪正恐廷弼之梟只有廷弼而又借化貞得一幸
免之例可不深長慮哉况同此遼陽被逮經撫厥罪惟均
何至藁街之法嚴于經而寬于撫嚴于今之經而寬于前
之經與撫此則議論之不平者也又如遼東巡按方震孺

楊一桂陳士廷同論以：　疆事壞也自爵森然誰能寬貸
弟思在巡方糾劾功罪者不議與　封疆守禦之臣當有
分別否募兵御史游士任與何棟如陶朗先閒議以糜餉
多也招撫過量誰信其爲念毋受過但萬有餘衆之兵業
已分發各處不識與旋覓遊棍私販軍粮之賊臣又有分
別否罪異而罰同恐非所以示懲也又如安酋發難兇鋒
不可向邇人情觀望累足不前乃有奮不顧身之馬勞謙
首先赴敵解重圍而出會城于水火此援蜀第一功勞何
以不與戴君恩等同沾優敍妖氛猖獗虐焰彌　天來斯
行提一旅轉戰于廣川東省之間所在皆有奇捷此回道

臣之能。然非天津士卒招徠有素不及此至今優敘未及
于發徵、而厥初招選兵將之非自撥何以不與李邦華并
入紀錄功同而賞異恐非所以示勸也諸如此類既覺臣
心之未安必知公論之不平因并一一拈出以備司衙之
採擇伏乞　嚴飭臣工各捐成心以維直道以明千古綱
常與乾坤相為不毀議論悉平明之休賞罰合是非之公
如此而臣受和衷之庥
國家享和平之福矣
以禮部左侍郎孟時芳充
寳錄副總裁



兩朝從信錄卷十七終